



少年國語讀本

第二冊

葉聖陶撰



目次

一	手和腦	一
二	人類的發明和生物的技能	四
三	簡短的故事四則	六
四	兩個學生	六
五	紙	六
六	中華毛線廠	二
七	鯨	二
八	孫中山先生的故居	三
九	詹天佑	三
一〇	「賣花女」	六
一一	項圈「一」	三
一二	項圈「二」	三
一三	謝姑丈贈送工具	三

一四	蠶	完
一五	消化	三
一六	打麥	三
一七	我的小弟弟	三
一八	小規回家去了〔一〕	七
一九	小規回家去了〔二〕	完
二〇	燕子	四
二一	頂好和頂壞的菜	四
二二	喝乾海水的賭賽	四
二三	遠足	四
二四	扮演嚴嵩的	四
二五	釣魚的朋友〔一〕	三
二六	釣魚的朋友〔二〕	四
二七	優厚的情誼	四
二八	夏天的雨後	完

一 手和腦

很古很古的時代，人類和各種動物同住在山野裏，森林裏。比起各種動物來，人類柔弱得多了：不像牛那樣有堅硬的角，不像獅子那樣有鋒利的爪和牙；不像馬那樣善於奔跑，不像毒蛇那樣能放射毒汁。可是，當抵禦動物、獵取動物的時候，人類能拾起一根樹枝或者一塊石頭來。這好像無足重輕，卻是人類使用武器的開端，也就是人類征服各種動物的開端。

人類爲什麼會有這個開端呢？那全靠一雙手，全靠手的拇指和其餘四個指頭相對而生。如果五個指頭相並而生，同腳一樣，那麼，人類生活將成什麼情形，是很難猜測的。只因拇指和其餘四個指頭相對，所以古代的人類能用武器保護自己，取得食物；後來漸漸進步，更能製造各種的工具，來栽縫，來耕種，來建築，完成「人類的的生活」。



除了人類，猿猴也有拇指，也能做一些事情，和人類的動作相仿。可是，在最初的時候，猿猴和人類就有根本的不同。人類拾起一根樹枝來，會看出如果用石片把牠磨削一下，就成更好的武器。於是把一頭磨得細些，以圖緊緊把握，那一頭任其自然，以便重重打擊。這樣，就有了一條棍棒了。或者把一頭削得尖尖地，以便刺進動物的身體。這樣，就有了一枝木槍了。棍棒和木槍比起尋常的樹枝來，利害得多了。猿猴雖然也能拾起一根樹枝來，卻不能把牠製成一條棍棒，一枝木槍。這就是猿猴和人類根本的不同。

這種不同的來由並不在肢體和臟腑，卻在頭部的腦。猿猴和人類的腦同樣是白色的柔軟體。但是猿猴的腦褶皺比人類的少而淺。在各種動物裏，人類的腦褶皺最多也最深。如果把腦和身體的大小比較起來，人

類的腦又特別大。因此，惟有人類的腦能命令雙手，製造各種的工具，來戮縫，來耕種，來建築，完成一人類的生活。

二 人類的發明和生物的技能

人類的種種發明，往往在生物界裏早就有相類的例子。一現在舉幾項有趣味的來說。

人類能開河築壩，像我國古代的運河，外國近代的蘇彝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，都是偉大的工程。可是海獺也有相類的本領。海獺爲了保護牠的住處，能從低平的陸地上，向近旁的樹林挖壩過去，成一條河道，於是伐下樹木，讓牠沿着河道浮下來，用來築壩。海獺所築的壩是樹木和爛泥的凝固體，同現在的鋼骨三和土相彷彿。

現在都市的建築物往往有許多層，像美國紐約的一所大廈共有八十五

層，直高到一千二百餘英尺。非洲有一種白蟻，能造十二英尺高的土屋。那土屋經陽光曬乾了，即使幾個人立在屋頂上也不會坍塌。裏面是一層一層的房間，有道路上下通連着，簡直是一所大規模的大廈。試把建築物和建築家比較一下：一千二百餘英尺的大廈比人不過高出二百倍，而十二英尺高的土屋比白蟻至少高出五百倍呢。

現在完美的工廠、鑛場以及公共場所都有通風的設備，用電風扇扇動空氣，使牠流通。然而蜜蜂似乎早已知道了這個道理。牠們覺得窩裏炎熱和潮溼的時候，便一字兒排在窩門口，撲動着翅膀，使空氣流通。直到窩裏的溫度減低，溼氣減少了，纔停止工作。

推進機是輪船、飛機上的重要機關。誰知道叫做鞭毛蟲的一種微生物，就有一個推進機。牠那螺旋似的身體鼓動着牠的長鞭，在水中向前鑽行，

宛如飛機的推進機拖着機身，在空氣中向前飛去。

用弓箭、鎗、礮來射擊是人類的發明。然而有許多生物也能夠射擊，不過不用弓箭、鎗、礮罷了。印度地方有一種射魚，主要的食物是水邊樹葉上的小蟲。牠只須吸一口水，對準方向噴去，把小蟲射死了，纔游過去喫，那是百發百中的。

熟練的馬夫能夠拋出活結套索去捉野馬。有二種小動物叫做石龍子，卻有相仿的技能。牠有一個很長的舌頭，尖端有黏性。當蝴蝶或者別的小蟲距離牠七八寸的時候，牠便把舌頭很快地伸出去，待尖端黏着了食物，立刻縮回來，把食物吞到肚裏。

看了上面這些例子，就會想起一個問題：人類的發明和生物的技能到底有什麼不同呢？這個問題很有意思，值得研究一下。

三 簡短的故事四則

從前宋國有一家富家牆壁被雨落坍了。那人家的兒子說道：「倘若不早點修築，賊就要溜進來了。」鄰家的一個老頭子也是這麼說。當天夜裏，賊果然溜進來了，偷去了不少的財物。那人家讚美兒子說他有一「先見之明」，可是疑惑鄰家的老頭子說溜進來的賊也許就是他。

從前有個魯國人能織草鞋，他的妻子能織白生絹。他們想搬到越國去謀生。有人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搬到越國去，一定不能生活。」魯國人問道：「爲什麼呢？」那人說道：「草鞋要有人穿纔行，但是越國人是披髮不戴帽子的。白生絹要有人做帽子纔行，但是越國人是披髮不戴帽子的。你們帶着自己的本領跑到用不到箇國度裏去，怎麼能夠生活呢？」

從前楚國有個賣盾兼賣矛的人，讚美他的盾道：「我的盾堅固得很，隨你什麼都刺牠不破。」又讚美他的矛道：「我的矛鋒利得很，隨你什麼牠都能刺破。」有人問道：「倘若把你的矛刺你的盾，怎麼樣？」那楚國人回答不出來。

從前有個畫家給齊王畫畫。齊王問道：「畫什麼東西最難？」畫家答道：「畫狗，畫馬最難。」「最容易畫的又是什麼？」「最容易畫的只有鬼。」因為狗和馬是大家看慣的東西，差一點誰都看得出，所以難畫。鬼是人想像出來的，誰也沒有看見過，所以容易畫。

四 兩個學生

從前有個教師收了兩個學生。一天晚上，他想試驗兩個學生智慧的程度，就給他們每人一塊錢，吩咐道：「我要你們立刻買一件東西回來，裝滿這黑暗的房間；那東西對於這黑暗的房間又須是有用的。」

這真是個難題目。一塊錢能夠買多少東西？一塊錢的東西怎麼裝得滿一間房間？如果容許慢慢地探訪，相當的東西也許會有；可是，又得立刻買回來。在匆促之間，哪有相當的東西預備在那裏等人去買？

然而兩個學生居然沒有被這個難題目難住，一會兒都買了東西回來了。一個學生買了一塊錢的乾草，叫人挑回來，堆在房間裏。真的，一間房間被乾草裝滿了，從地面到屋梁，不留一點兒空隙。

教師看了搖搖頭，並不稱讚他，只叫他把乾草搬出去；因為這是個很笨的法子。房間被乾草裝滿了，人只好坐到別的房间裏去。所以這個法子不

過使黑暗的房間更加黑暗，而且變得無用罷了。

另一個學生沒有把一塊錢用完，只花了四毛錢，買了一盞油燈回來。他把油燈點了，房間裏立刻亮起來，什麼東西都看得見。他叫道：「先生，你看，這個房間被燈光裝滿了！」

教師歡喜地說道：「是的，好孩子！你這個纔是聰明的法子。」

五 紙

世界上最先造紙的是埃及人。五千多年以前埃及人取一種草，用蚌殼劃分牠的纖維質，橫一層，豎一層平鋪在架子上，灑上了水，壓緊晾乾，再用蚌殼磨擦，又塗上樹膠，就成了表面光滑的紙張。

但是普通的紙都是把纖維質混和在水裏造成的。這是我國的發明，差不多有兩千年的歷史了。後漢時代有個蔡倫造得很好的紙，貢獻給安帝，

受到了讚賞；他的紙就此出名，稱爲「蔡侯紙。」這事記載在後漢書裏。

竹、木、棉、麻、桑皮、楮皮、麥稈、稻稈以及藤、苔等等東西，凡是有纖維質的，都可以造紙。各地土產不同，各就便利取材，所以造紙的原料有這許多種類。

江西的「毛邊」、「連史」、「白關」、「表芯」、「安徽的「夾貢」、「料半」、「浙江的「六千元」、「福建的「老甲」、「廣東的「羅地」是現今國產紙張的主要種類。其中「羅地」、「夾貢」、「料半」最好，「表芯」最壞。而用途最廣的是「連史」和「毛邊」。許多木版書和石印、鉛印書都用這兩種紙張。

國產紙張只在國內運銷；間或有運銷到外國去的，也不過供給華僑使用罷了。但是外國紙張卻大量地輸入，差不多一年一年在那裏增加。這因爲近年來我國文化事業逐漸發達，紙張的用途就跟着擴大開來；可是那些

用舊法製造的紙張不適宜上印刷機兩面印刷，幾家新法造紙廠的出品數量又不多，不夠應用；於是不得不採用外國紙張了。然而漏出去的那筆錢數目很大呢！

六 中華毛線廠

一天，我們去參觀中華毛線廠。最先到儲毛間，有幾十間房間，那麼寬闊都堆着羊毛。過去便是洗毛的地方。毛從羊身上翦下來的時候，當然是不乾淨的，所以要洗。洗毛機是相連的四五個鐵水櫃，上面掛着許多的「插子」。工人放下羊毛去，「插子」由電力運動，把羊毛一陣地揉洗。到被沖到末了一個水櫃裏的時候，羊毛便很乾淨了。

然後用乾燥機把洗過的羊毛烘乾。那乾燥機像一個很粗的曲頸煙囪。羊毛放了進去，從另一個口裏吐出來，已經乾透了，白得像雪一般。可是還

不十分柔軟，便放到彈毛機裏去彈。彈過之後，又經過梳毛機，這纔成爲一縷縷的，便於紡線的羊毛。

紡線機上部排列着兩行線軸，只見機械一陣地運動，線軸便都繞上了紡好的毛線了。這是單股毛線。把單股毛線紡成合股毛線，工作情形也差不多。

把合股毛線繞起來，每圈一碼，共八十圈，作一小紮；七小紮合在一起，作一大紮。一大紮一大紮整理好了之後，便送到染色間。染色間裏熱氣騰騰，排列着許多顏色池子。許多工人袒着胸，露着臂，把毛線套在木棒上，放到池子裏，來回上下地攪動着。待拿起來，便是各色的毛線了。

我們參觀了一週，不過知道個大概。至於那些機械怎麼構造的，怎麼能做各種的工作，我們都沒有明白。這要看了精密的解剖圖，經了詳細的指

點纔會明白呢。

七 鯨

鯨是現在動物中最大的一種，有的身體長到九十多尺。牠生活在海洋當中。航海的人有時看見幾丈高的水汽柱子從海面向上直噴，這就是有鯨在那裏的標記。鯨游到海面上來吸空氣，牠所呼出的氣遇到寒冷，就成爲霧狀的水汽柱子。

因爲鯨生活在海洋當中，形態又很像一條魚，所以從前的人叫牠做「鯨魚」，把牠歸在魚類裏頭。其實牠是獸類。牠有好些特點和魚類不同，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。第一，牠是胎生的，幼鯨由母鯨哺乳；第二，牠的身體保持着一定的體溫；第三，牠用肺臟呼吸空氣。

據研究家說，很古很古的時候，鯨的祖先也是四條腿步行的。後來在水

裏面游泳過活，前面兩條腿逐漸變做魚鰭的形狀；後面兩條索性消滅了，光賸肌肉中一些骨頭，算是留着的痕跡。爲着游泳的便利，耳殼和身體上的毛也消失了。又因爲要保持體溫，生了很厚的脂肪層。這就成爲現在這樣的鯨。

鯨分有齒的和沒齒的兩類。有齒的齒生在下顎，非常鋒利，還留着祖先的遺跡。牠們喫的是大形的魚類。沒齒的上顎有許多角質的東西，像櫛那樣排列在那裏，這叫做鯨鬚。牠們專喫小形的魚類；先把海水和成羣的小魚吞進去，靠這鯨鬚濾去海水，單把小魚咽下去。

母鯨哺乳給牠的幼鯨是非常有趣的。母鯨身體的後方生着兩個乳房，有人類的拳頭那麼大，幼鯨咬住一個，只消一口，就吸足了一頓的分量。會兒工夫，母子便分開了。陸上動物的哺乳是很費時間的，像母牛、母羊，把

乳房給小牛、小羊咬住了，只好閉閉眼睛，舔舔嘴唇，等牠們吸一個暢。鯨生活在狂濤急浪裏頭，這樣哺乳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，所以牠自有特別的哺乳方法。

八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

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在廣東中山縣屬的翠亨村。那翠亨村是個好地方，前面一片平田，後面和右邊圍着茂盛的樹林，左邊是山，高峯叫做犁頭尖。如果從遠處望去，就見那村子左右都被連山抱着一層一層的山峯，淡青襯托着深青，宛如圖畫一般。

遊人經由汽車路到了翠亨站，就望見孫先生的故居。那是一座小小的西式樓房，非常樸素。樓前一個庭院，有短短的牆圍住。宅門開在靠西的圍牆正中，直對着一座樹林。一棵老榕樹在許多松柏頂上伸出來，氣根經

風吹動，飄飄地，像老年人的長鬚。

那座房子大概在民國前二十年的時候蓋的，是孫先生親手打的圖樣。蓋了之後，因為幹革命的事情，常常奔走四方，他在那裏住的時候很少。可是，那座房子連同那個村子受滿清政府官吏、兵丁的糟蹋，已經不知多少次了。現在，正屋掛着孫先生先人的遺像，兩邊牆上有孫先生給子姪輩題的字。樓上房間裏，照舊陳列着孫先生當時用的那些牀帳、箱籠。牆上是孫先生二十歲時候照的一張相片，精神飽滿，一望而知是個能夠做大事業的青年。

翠亨村裏很多孫先生的遺跡。哪幾段路由他出力修過，哪一些樹經他親手栽培，哪幾棵大樹他幼年時常常爬上去玩，哪一條小溪他曾經在那裏練習游泳，村人都能一一指點，告訴特地去參觀的遊人。

九 詹天佑

平綏鐵路從北平到綏遠，從北平到張家口的一段，以前叫做京張鐵路。這條鐵路經過高山太多，如果讓軌道爬上那些最高最陡的山峯，那是萬萬不能行車的。因此不得不開鑿隧道，讓火車在隧道裏邊過。全路共有四條隧道，八達嶺下的一條有一千一百四十五公尺六公寸長，火車在裏邊要走七分半鐘，是最長的一條。遊人從北平動身，在將要進入八達嶺隧道的時候，可以看見一座銅像。這就是當初建築京張鐵路的詹天佑。

以前我國建築鐵路，總是請教外國工程師。京張鐵路預備建築的時候，外國工程師卻有點兒爲難，因爲這工程太不尋常了。詹天佑是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，在美國學習土木工程和鐵路專科，他自信能夠擔任這艱難的工程，政府就派他當了總工程師。費了不知多少的心血，他測量，他計算，他

在山腰開成曲曲彎彎的路，高了又低，低了又高，然後鋪上鐵軌。最艱難的工程當然是八達嶺下的隧道。可是，一千多公尺長的山洞竟被他打通了，鐵軌從這一頭鋪進去，在那一頭穿出來。所以人家把他的銅像立在隧道口，作個紀念。

京張鐵路原定的預算，要用九百萬塊錢，建築七年，纔得完工。可是詹天佑當了總工程師，時間不到四年，用費纔只五百萬，全路便通車了。工程既然完美，時間和用費又節省了不少，真算得了不得的成績。

詹天佑每做一件事情，要成功了纔肯罷休。平時辦事以及起居飲食，都有一定的時刻，從不更改。他不善於說話，曾經說，當衆演說比較築鐵路，鑿隧道難得多呢。

有一幅畫，題目叫做「賣花女」，是豐子愷畫的。

一個女孩子在小巷中前進；右手拿着花朵；臂彎裏鉤住一隻花籃，平鋪着無數的花。她的左腳跨在前面，從後面的姿態看去，知道她的臉略微仰起。大概是一邊走着，一邊正喊着「誰要買鮮花」吧。她穿着深色的背心；髮辮蓬鬆地垂着；幾綹散亂的短髮在耳朵邊飄拂着。

她的右邊有一條花狗，豎起耳朵，彎起尾巴，很有興致的樣子，似乎要跑到她的前頭去。

兩旁都是樓房，門窗關着。想來時候還很早吧。右旁房子的曬臺上橫着三根竹竿，好像很空閒的樣子，還沒有晾什麼衣裳。左旁一所房子的煙囪卻吐煙了，煙縷裊裊地升到天空去。

開了的只有右旁人家的門。門前站着一個婦人，手牽着小孩子。婦人

望着賣花的女孩子，好像在那裏等她過去。小孩子昂頭望着婦人，似乎有什麼要求的樣子。他要婦人抱他呢，還是要拿幾朵鮮花在手，卻無從知道了。

小巷的盡頭是一座低低的牆。牆上邊伸出一棵柳樹，柳條軟軟地掛下來，葉芽很稀。大概還是早春的時令吧。柳樹上方漫着遠空的雲氣。

牆下向右去似乎有路。賣花的女孩子也許要在那裏轉彎過去。也許不等到她轉彎，兩旁的窗子開了，露出好幾個歡迎鮮花的臉兒來。那就另是一種景象，和這一幅畫的靜寂趣味大不相同了。

一一 項圈 (一)

一天晚上，范先生回來，手裏拿着一個封套，得意地遞給他的夫人道：「我想你一定高興去的。」

范夫人從封套裏抽出一張請帖來，是一個朋友發出的，請他們夫婦倆在某一天晚上赴宴會。她看罷並不高興，把請帖丟在桌子上，說她不願意赴這個宴會。范先生問她爲什麼，她纔說因爲沒有一身合式的衣服。

范先生手頭剛好有一筆錢，預備充別的用途的，現在他要夫人赴宴會，快樂這麼一晚，就決定把這筆錢給她做衣服。於是她高興了，堆着笑臉和范先生討論衣服的材料和式樣。

三天過後，衣服做齊了，她卻現出發愁的神色，說還是不赴這個宴會的好。范先生又問她爲什麼，她纔說因爲沒有一件首飾，連一塊寶石都沒有。

范先生道：「你戴幾朵鮮花好了。」

范夫人搖頭道：「在一羣闊太太中間戴幾朵鮮花，再沒有那麼寒酸的了。」
「爲什麼竟想不起來！史夫人是你的好朋友，向她借幾件珠寶不好嗎？」

范夫人聽了，快活得叫將起來。

第二天，她到史夫人家裏，把來意說明了。史夫人就拿出許多的首飾來讓她挑選。那些首飾件件光彩耀目，式樣也都可愛。范夫人決不定挑選了哪一件好。最後她揭開一個青緞的盒子，她的眼睛幾乎發花了，原來是一串精緻的珠項圈。她遲疑了一下，紅着臉問道：「這一件可以借給我嗎？單是這一件？」

「當然可以的。」

范夫人得了史夫人的允許，感激得說不出什麼來，緊緊地握了一下史夫人的手，便帶着寶物走了。

宴會的日子到了。范夫人在滿堂賓客中間最受人注意，她的容貌既美麗，裝飾又特別入時。許多人的眼光都在讚美她，許多人溫和地、恭敬地和

她談話。她覺得幸福極了；除了這個想頭，別的什麼都不想了。宴會散了，時間已經是半夜裏。夫婦倆回到家裏，范夫人便站到鏡子前面，再照一照幸福的自己。但是她突然喊了起來。她脖子上的珠項圈丟了。

他們翻開衣服的摺皺處來尋找，伸手到袋子裏去尋找，都沒有。

范先生問道：「你記得散席的時候還沒有丟嗎？」

「是的，在那人家門前，我還摸過一下呢。」

「那麼，一定丟在車裏了。」

「我想是的。你記住那車的號碼嗎？」

「沒有。你呢，你沒有看過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范先生驚慌地跑出去，直到早上七點鐘回來，什麼都沒有找着。又到警察局、各報館、各車行去打聽，也是一無所得。他便叫夫人寫封信給使夫人，說把項圈弄壞了一點，現在送到珠寶鋪子修理去了。用這方法騰出時間來，他們再去尋找。

一一一 項圈 (二)

一個星期過去了，希望依然沒有。范先生便決定設法賠償。他們帶着那青緞的空盒子，到一家一家的珠寶鋪子去問，珠寶商人都回答說：「這東西不是我這裏賣出去的。」最後在一家珠寶鋪子裏看見一串珠項圈，正同丟了的那一串一模一樣，價值是五千塊錢。

范先生只存着父親遺留下來的兩千塊錢，還缺三千塊，他只好去借。他向這個朋友借五百，向那個朋友借三百，有些朋友只能借給他十塊、二十塊，

他也要。他寫下了很多的債券，擔負了很重的利息，纔湊足了五千塊錢，放在珠寶商人的櫃臺上，把那二串項圈買回來。

范夫人帶了新項圈去還史夫人。史夫人冷淡地說道：「你應該早一點還我，前幾天我就想用的。」這樣說着，她把青緞盒子接在手裏，並沒有打開來看。

范夫人打定了主意，這筆債務須由她去償還。於是把女用人辭退了，並且搬到一所小屋子裏去住。她每天掃地，提水，洗碗盞，洗衣服。她提着籃子上街買東西，和鋪子裏的人爭論着價錢，只求省得一個銅子，不惜費半天的脣舌。

范先生在夜間給人家謄一些文件，謄一千字有兩毛錢的收入。他們每月要還一些債。有時還不出去，只好再借一筆新債。這樣的生

活延長了十年，纔把所有的債都還清了。

范夫人顯着老了。蓬着頭，通紅的手在裙子上擦着，說話慣用高聲。十年前的美麗姿態，消失得一絲也不賸了。

一天是星期日，很難得的，她跑到野外去散步。忽然看見一個婦人領着一個孩子從前面走來。那是史夫人，依然年輕好看。

她叫了史夫人的名字。史夫人卻覺着很奇怪，以爲她認錯了人。待她說明了自己是誰，史夫人便問她爲什麼弄到這個樣子。

「和你多年不見，我一直過着苦惱的日子……只因爲向你借了那一串項圈！」

「向我借的那一串項圈，怎麼呢？」

「我把牠丟了。」

「不是你早已還給我了嗎？」

「還給你的是另外一串哪。這一筆債我還了十年纔還清呢。」

史夫人怔住了，過了一會纔問道：「你是買了一串項圈賠還我的嗎？」

「是啊。你竟沒有看出來。原來和你那一串是一模一樣的。」

史夫人感動極了，拉住范夫人的兩隻手，說道：「我的那一串是假的呀，至多也不過值五十塊錢！」

一三 謝姑丈贈送工具

姑丈：

今天陸先生帶來你贈送給我的一包東西。解開來一看，啊！我真描摹不出我心中的快活。米突尺，三角板，老虎鉗，螺絲旋，各式的鑽子，兩把劈刀，還有一個錘子，兩把鉋子，有了這些東西，差不多可以做一個木匠了。我在學

校裏做手工，也使用着工具，可是件數很少，又沒有這樣精美。此刻我有着象牙色的米突尺，透明的三角板，以及一批反射着青光的鐵器，我覺得我突然富了。這不是有了錢的富，卻比有了錢的富可貴得多。

姑丈，我怎樣向你道謝呢？就是寫上一百個謝字，還是達不出我的感激的一分一毫。因此，我知道寫幾句話來謝你，是沒有用處的。

你爲什麼要把這些東西送給我，那意思我約略猜得透。你要我腦和手並用，製造各種有用的傢伙。你要我做得精良，不要粗粗糙糙，做像了一件傢伙就完事。你要我成爲一個能做工作的人，不要這一樁也不來，那一樁也不會。姑丈，我完全依從你的意思。現在有了這些精美的工具，我更要好好做手工了。待你來的時候，一定有像個樣兒的成績請你看，譬如說，一個矮矮的書架子，或者是一隻兩抽屜的小書桌。你看了，說道：「粹中，你

做得不錯呀；「那時你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歡喜。這歡喜就算是我給你的答謝，你說好嗎？」

末了，祝你和姑母健康！爸爸、媽媽記念着你們，叮囑我提起一聲。

內姪 華粹中 上四月十二日

一四 蠶

每年的春末，養蠶的人取出去年所收的蠶卵，用鹽水來灑在上面，這叫做「浴蠶」。蠶卵是蠶蛾生的，黏住在紙上，密密地鋪排着，不留空隙。初生的時候卵是黃色的，漸漸轉綠，後來變成黑色，牠比針尖大不了多少，分量很輕，一萬顆纔只有一公錢光景重。每一隻雌蛾能生卵七百多顆，卵生完牠就死了。雌蛾交尾以後就被丟掉。雌蛾也有不生卵的。

蠶殼孵化，細小得很，像黑絲的斷屑，其時桑葉要切碎了餵的。漸漸長大

起來，大約十天工夫，眠期到了。同在一器的蠶，眠期有早有晚，並不齊一。眠的時候不喫桑葉，也不行動，經過四十八點鐘，便脫去了一層皮，重又活動起來，這是「頭眠」。一頭眠以後十天，眠期又到了，這是「二眠」。一順次到了「四眠」，那就快要吐絲結繭了。「四眠」的時候蠶身最長；過了「四眠」，反而縮短了，通體顯得透明。蠶從初生到結繭，除了眠期，不停地喫着桑葉。許多大蠶喫桑葉的聲音，剝剝剝，好像一陣急雨落在芭蕉上。蠶將要結繭的時候，養蠶的人把牠放到稻稈束上，這叫做「上山」。蠶就在那裏結繭，結成了繭便化做蛹，被圍在繭中。吐絲的當兒，蠶昂起了頭，上下搖動，絲就從牠的嘴裏出來，本來是兩縷，離了嘴纔合做一縷，圍繞着蠶身，漸漸成爲橢圓形的一件東西，稍微有點兒彈力，這就是繭。起初吐出來的絲浮鬆地附着在繭的外面，這叫做「繭網」。是不能拿來繅絲。

的。菌白色的居多，間或有黃色的。也有兩條蠶合結一個菌，比尋常的菌大得多，中間有兩個蛹。

把蠶絲放到顯微鏡下面去看，就見兩股東西互相糾纏着，光明得像玻璃一般，因此知道本來是兩縷，由蠶嘴裏黏液的力量，纔合做一縷的。絲質極細極輕，一千個菌的絲合併起來，纔有四公兩多一點的生絲。

一五 消化

我們每天喫東西來維持生命。所喫的東西像飯、菜、魚、肉，都是固體；此外像薄粥、果汁以及什麼湯，看來似乎是液體，實際卻是細小的固體攪和在液體當中罷了。固體對於我們的身體沒有什麼用處，必須變成溶液，纔能給身體內部的細胞吸收。這是很巧妙的，喫了食物以後，我們的身體自然會做一串的工作，把牠變成溶液。這一串的工作就叫做消化。

食物一到嘴裏，消化的工作便開頭了：上下兩排牙齒把食物咀嚼着，唾液不絕地分泌出來，使牠着潮變軟。這時候我們的舌頭嘗到食物的好滋味。因爲這好滋味，我們願意多多咀嚼，直到極爛極爛，纔把牠咽下去。

胃是食道的膨脹的部分，像一個袋，作不規則的橢圓形。胃的內壁，肌肉是摺皺的，有分泌胃液的胃腺散佈着。食物到了胃裏，靠着胃的肌肉運動，不歇地被攪拌着；同時和胃液混和，越來越軟了，最後便成爲粥一般的東西，漸漸流到腸裏。這一番工作歷時很久，大約有三四小時。

腸是一條很長很長的管子，在我們腹內盤曲着。食物流到腸裏，受着各種消化液的幫助，繼續地被消化。這些消化液中間，主要的是從肝臟分泌出來的膽汁。

腸壁的肌肉自能做收縮運動，這運動把食物慢慢推送，使牠通過了小腸

到大腸，通過了大腸到直腸。這當兒食物中大部分的滋養料早已變成溶液，由腸壁吸收了，運送到全身去。賸下的只是些渣滓，毫無用處的了，便由肛門排洩出來。

很有趣味的是：我們的身體順利地做這一串工作的時候，不用我們關一點心，好像並沒有這回事似的。可是，當消化工作不順利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時時想到我們的胃或者腸，對於旁的事情卻無暇關心了。

一六 打麥

今天是星期日，天氣很好，從清早起，各處傳出打麥的聲音。
仲勤放假在家，和他爸爸、媽媽、哥哥也在門前的場上打麥。他們背後，一束一束的麥堆在一起，像一座小山。他們各取一束，兩手執着根部，一下一下向麥牀打着，麥粒就掉下來，落在平鋪的蘆席上。直到麥粒完全打光了，

他們把麥稟丟在前面的地上，重又取起一束。背後那座小山漸漸低下去，前面堆着的麥稟越堆越高起來。

戴着箬帽的爸爸高興地說：「仲勤真能夠幫一份忙了。」

青布包着頭的媽媽向仲勤看了一眼，說：「他打得很出力呢。如果沒有他，這許多麥定得打到明天。」過了一會，她又說：「他和他哥哥一樣，他哥哥像他的年紀，也動手做工了。」

哥哥一聲不響，只是揮動着強壯的臂腕，不停地做他的工作。

他們四個額上，臉上都掛着汗。他們時時舉起沾着泥污的臂腕來，在額上，臉上揩抹一下，然後又匆忙地打着。「潑達，潑達，」急促的聲音自成一種調子。

熱烈的陽光照着，黃色的麥粒反射着耀目的光彩。場的一旁直立着幾

棵蜀葵，開着鮮紅的花。公雞大踏步走來，想喫麥粒，經仲勤驅逐，就逃開去；但是不多一會，又大踏步走來了。

遠處有唱歌的聲音。女的聲音很美，男的聲音帶點沙啞。他們也都是打麥的人。

仲勤一家四個好像沒有聽見什麼。「潑達，潑達」他們只是匆忙地打着。

一七 我的小小弟弟

我的小小弟弟纔三歲。他常有一些奇怪的願望。他要讓皮球停留在牆壁上。他要把滿杯的茶橫倒了藏在抽屜裏。晚間天上佈滿了雲，他要招月亮出來。雨絲不住地掛下，他要叫雨快點回去。他不明白這些事情實際上是他辦不到的，總以為媽媽、姊姊、哥哥不肯幫他的忙，結果就憤憤地哭了。

他逢到小小的失意也就哭，沒有一點隱藏。花生米翻落到地上了自己嚼痛舌頭了，小貓不肯喫糕了，都是他哭的原因。有一天，他自己失手，把外婆送給他的泥人跌碎了，他哭得非常悲傷，和旁人死了親人沒有兩樣。

我家靠近鐵路軌道，小弟弟看慣了火車的奔跑，聽慣了火車的叫喊，火車就成爲他崇拜的東西。在我的觀察，他以爲火車神奇極了。爲什麼跑得這樣快？爲什麼頭上有一隻大眼睛？爲什麼發怒似地叫喊？他崇拜火車，愛慕火車。於是把爸爸的書從書架子上搬下來，挑選那又厚又大的字典做火車頭，其他的書做火車身，一個蘋果當作火車的大眼睛。安排好了，便直着嗓子叫「鳴——」。這當兒，他很滿足地笑了。

小弟弟能自己作歌來唱。他同媽媽出去，坐了電車，回家來唱道：「嗚嗚嗚嗚火車，叮噹叮噹電車。」他到外婆家去，看見養着的金絲雀逃走了，望

着窗外唱道：「烏鳥飛，烏鳥飛，烏鳥飛。」夏天買了叫哥哥，掛在樹枝上，一連幾天都沒有叫，我們說這叫哥哥不會叫了。小弟弟聽了，就唱道：「叫哥哥不會叫，叫哥哥，你不好。」看見木匠來修門了，他又唱道：「木匠師父你很好，是我的好朋友，做的東西樣樣好，是我的好朋友。」

小弟弟哭着笑着，唱着，玩着，和我們這班孩子不同，另外有他的思想和情感。我在七八年前，大概也是這麼一個小孩子吧。從他身上，我看見了自己幼年的影子了。

一八 小蜆回家去了（二）

廚刀把魚肚皮剖開的事情，小英看得慣了。他看清楚刀鋒到處，魚肚皮破裂了，臟腑隨即溢了出來；又看清楚向上的那一隻魚眼睛定定地瞪着，不動一動，也看清楚魚尾巴努力拍着砧板，表示最後的掙扎。

小英也來試一下了：他用蝦兒代替了魚，小錢代替了廚刀。要把蝦肚皮對分地剖開來本不是容易的事，更兼小錢沒有廚刀那麼鋒利，就改變方法，把蝦兒切成了幾段。他高興地望着父親，母親喊道：「我也殺魚，把牠切成幾段了。」

父親說道：「你這樣一來，牠再不能回去見媽媽，牠的媽媽要在家裏哭了。」
小英張大了眼睛，好奇地問道：「蝦兒有媽媽嗎？」

「你有媽媽，牠當然也有媽媽。什麼東西都有媽媽：蝦兒有，魚兒有，螃蟹有，螿蟻有，荸薺有，楊梅有，桃子有，甘蔗有。牠們的媽媽同你的媽媽一樣，非常愛牠們的。」

小英默不作聲，臉上露出憂愁的神色。

父親接着說道：「蝦兒偶然出來玩一會兒，是牠媽媽叫牠出來的。」她說道：

「你在水裏玩得厭了，到陸上去散散心吧。但是要早點兒回來，不要累我，等得你心焦。」於是牠到了陸上，到了我們的籃子裏，到了你的手裏。現在，牠再不能回去了。你想，牠媽媽一直等着不見牠回家，心裏將怎樣地難過？她一定要懊悔：叫牠出去散散心，反而把牠丟了。她一定會哭出許多眼淚來：明天河裏的水也許要漲到齊岸了。」

小英把憂愁的眼光看着父親、母親，完全無可奈何的樣子。

一九 小蜆回家去了(二)

父親又說道：「你再想，蝦兒知道你要把牠切斷了，心裏將怎樣地難過？牠想到再不能看見家裏的媽媽，牠的心就急碎了。牠希望媽媽到來救了牠，又希望你改變心腸放了牠，可是都望了個空。牠只得默默地、遠遠地告訴媽媽道：『媽媽呀，你叫我出來散散心，現在卻回不去了。我遇見了個兇

狠的孩子，他要把我殺死了！你……」

小英落下眼淚來了，但是並不出聲哭，只把臉孔緊貼在母親的膝蓋上。

過了幾天，父親帶着小英到眠羊涇旁邊看小魚。小英手裏玩弄着一個

小蜆，是剛纔來的一個賣魚婦人給他的。

他們打田岸上走。兩旁田裏的油菜都割去了。泥土已由農人翻過，預

備作稻田。初出的粉蝶還很柔弱，只靠傍着田岸邊的小紫花飛飛歇歇。

小英貪看粉蝶，不由得把腳步放慢了。

他們到了眠羊涇旁邊，小英首先注意對岸的兩條小黃牛。牠們把還沒

有透出角來的額頂湊在一起，輕輕地磨擦着；眼睛慢慢地闔上，又慢慢地張

開來；彼此似乎很舒服的樣子。小英問道：「牠們做什麼？」

父親隨口答道：「牠們相好呢。」

小英低下頭來看緩緩流動的河水，忽然指着手裏的小蜆問父親道：「要不要讓牠回去看牠的媽媽？」

「很好，讓牠回去看牠的媽媽吧。」

ㄉㄨㄨ，河面發出輕輕的聲音，小蜆回家去了。

二〇 燕子

燕子，如果拿在手裏看，是很不漂亮的鳥兒。牠飛行的時候卻漂亮極了，斜飛，掠水，打圈兒，沒有一個姿勢不美。

牠有狹長的翅膀和分叉的尾巴，牠有一對非常敏銳的眼睛，牠的脖子幾乎短到沒有，完全爲着飛行的便利。再加上一張極大的嘴，老是張開在那裏，只待食物自己投進去。這樣，牠就飛着喫，飛着喝，飛着洗浴，飛着餵牠的兒女。

雖不像鷹那樣能從空中直撲下來，燕子飛行卻更自由。牠能旋轉，旋轉，旋轉成不知多少個圈子，那路線是無定的，刻刻變化的。誰要想捕捉牠，給牠這樣旋轉又旋轉，早就弄糊塗了；更兼精疲力盡，只好放棄了牠。然而牠還是一點沒有疲倦。牠靠着這種無比的技術和能力，很容易地獵取那些飛着的小動物，像蒼蠅、蚊子、甲蟲以及其他的蟲豸。

燕子的腳極細小。如果停在什麼地方，就得用細小的腳去抓住，把肚子貼着那個地方。這是費力的事，而且很不自由；那時牠就不如一隻笨重的鴨子。所以牠難得停下來。牠和其他動物正相反；其他動物休息時就停止了活動，惟有牠，不停地飛行纔是牠的休息。

燕子把牠的窩做在高處，也爲着飛行的便利。高處的窩是個最適當的出發點。牠從那裏像箭一般射出來，在廣大的空中要怎樣便怎樣，何等自

由，何等舒適。如果把窩做在低處，就沒有這樣方便了；因為要從一處地方飛躍起來，在牠是很爲難的。

二二 頂好和頂壞的蒸

古代希臘的那個善於講寓言的伊索，他早先是人家的奴隸。有一回，他的主人請客，叫他預備一桌頂好的菜，別人家所辦不到的。

客人來了。賓主入席之後，伊索送上來第一道菜，是一盤紅燒的豬舌頭。隔了一會，第二道菜送上來了，又是一盤舌頭，不過是羊的不是豬的，燒法改了乾炸。接着送上來第三、第四道菜，都是一盤舌頭，不過是其他獸類的了，燒法又改了花樣。

主人再也忍不住了，責問伊索道：「我沒有對你說過，叫你預備一桌頂好的菜嗎？爲什麼送上來的只是一些豬舌頭、羊舌頭？」

伊索回答道：「世間還有比舌頭更好的東西嗎？舌頭是知識、學問的泉水。靠着舌頭，一切知識、學問纔會在世間傳來傳去。」

主人聽了伊索的答辯，覺得滿意，便不再說什麼話。

散席的時候，主人約客人明天再來聚餐。又吩咐伊索道：「今天的菜，你以為頂好的了。明天我要你預備一桌頂壞的菜，別人家所辦不到的。」

第二天，客人來了。賓主入席之後，伊索送上來第一道菜，仍舊是一盤紅燒的豬舌頭。接着送上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道菜，也完全和上一天相同。席上的客人都覺着奇怪。主人呢，不但覺着奇怪，簡直生氣了。

主人對伊索呵斥道：「怎麼又只是些舌頭！你說舌頭是頂好的菜，爲什麼到了今天便變成頂壞的菜呢？」

伊索回答道：「世間還有比舌頭更壞的東西嗎？凡是頂壞的事情，哪一

件沒有舌頭的份？奸謀、詭計、說謊、營私，哪一件不是舌頭的罪惡？」

主人聽了伊索的答辯，又覺得滿意，於是賓主盡歡而散。

一二一 喝乾海水的賭賽

有一回，伊索的主人和一個朋友賭賽，說他能夠把海水喝乾。回家之後，心裏非常懊悔，知道這一回的賭賽是輸定的了。誰能夠把海水喝乾呢？沒有法子，只好同伊索商量。

伊索說道：「真個要把海水喝乾，當然辦不到的。可是我有一個法子。依了我的法子，這一回的賭賽保你不會輸給別人。」

到了約定的一天，主人帶着伊索去會見那個朋友。他們一同走到海岸邊。當地的人都起了好奇心，三三兩兩跑去看他們賭賽。

伊索在海岸上安放一把椅子，一張大桌子，桌子上擺幾隻大水杯。又叫

許多奴隸站在桌子旁邊，手裏都拿着水杓，預備把海水舀起來，倒在杯子裏，讓他們的主人喝。

主人已經受了伊索的教導，心裏毫不驚慌，莊嚴地坐在椅子上，等着喝那會起來倒在杯子裏的海水。

許多看熱鬧的人和那個朋友看見了這個情形，都覺得奇怪。他們以爲伊索的主人在那裏發瘋了，他真個想把海水喝乾呢。

一會兒，一切都預備好了。伊索的主人便向那個朋友說道：「我和你賭的是把海裏的水喝乾，河裏的水當然不在內。可是河和海相通，河裏的水時時刻刻往海裏流。所以非分別清楚不可。現在先請你把河裏的水擋住，不讓牠往海裏流，然後我把海裏的水喝乾。」

誰也知道要擋住河裏的水，不讓牠往海裏流，是辦不到的。那個朋友沒

有法子，只好自己認輸了事。

二二三 遠足 郊外 徒步

昨天和同學約定，今天遠足往小玉山去。今天早上起來，看見陽光滿空，天氣晴朗

好不歡喜。跑到鄒濟家裏，等了一會，約定的六個人齊全了。大家預備了

香蕉、蘋果、芝麻餅、煮熟的雞子等東西，鄒濟有一個大號的熱水瓶，盛滿了開水，把牠掛在身上。

走完市街，再走三里，便是山路了。山上到處是綠蔭，很覺得爽快。我們

或是在草上面打幾個滾，俊綠或是在溪旁邊洗一個臉，並不一口氣向上跑。鄒

濟腰間掛着熱水瓶，右手拿着兩尺多的一條樹枝，自己獨個兒落在後邊，走像個遠

足隊隊長的一樣。

宋有信吹起口笛來了；我從不曾聽見過他吹口笛。辜宜時時站住了，告

訴我一些花草和蟲子的名稱，我羨慕他在山上有這許多熟朋友。丁小

待人親切，成了習慣；我們要跳過一條溝的時候，他就先跳過去伸手過來接

引。胡廉幼年時曾經被牛撞倒，所以看見牛就害怕；一棵大榆樹下正站着

一頭牛，他忙向旁邊躲，跌倒了。我們扶他起來，他看見衣襟讓棘刺兒扯

破了，一道縫有三寸光景，覺得很難為情。鄒濟身邊一向帶着針線，就替他

縫那破縫。胡廉不住地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等到縫好，他就遠遠地繞過

那頭牛，向前跑去了。

到得山頂，大家喘氣了，衣服都弄皺了。六個人團團圍坐，分喫帶來的東

西。肚子真有點餓了，雞子和芝麻餅一到嘴裏，很快地就融化了。香蕪、麵

果彷彿特別甜美，平常喫的沒有那種味兒。

向南面望，一片廣大的平原，一條河道彎彎曲曲地流去，直到地和天接界

的處所。西面望見五十里以外的連峯。什麼時候纔能爬上那些山峯去玩呢，我這麼想。回轉身來，啊，全市就在我們眼前！黑的屋頂，白的牆，溝一般的街道，盆景那樣的樹叢。人聲和雞叫，狗叫的聲音，細細的，要留神聽纔聽得見。

宋有信指點着說：「你們看，那座樓房，上面有個氣樓，旁邊有幾簇樹的，就是我們的學校。」

不錯，那就是我們的學校。韋宜臧道：「先生，我們在小玉山上玩，你在學校裏做什麼？」沒有回答。大家都笑了。

我說：「下一回再來，不要忘記約我們的先生。」

二四 扮演嚴嵩的

明朝時候，南京地方有個富商，大宴賓客，把當地最有名的兩個戲班子都

招了來，叫他們同時唱戲。兩座戲臺並非地陳設着，興化部在東邊，華林部在西邊，唱的是同一本戲，叫做鳴鳳記。

鳴鳳記表演楊繼盛彈劾奸相嚴嵩，結果被害而死的故事。許多賓客對於本朝這個故事很感興趣，都專心一意地看着聽着。

兩座戲臺上嚴嵩登場了。那是臉上塗着白粉，一言一動都得表出奸詐來的角色。不多一會工夫，賓客齊向西邊點頭讚賞，有的更把椅子移近一點，好像忘記了東邊也在那裏演唱似的。忽然東邊的笛聲歇了，鼓板聲絕了，興化部停演了。爲什麼呢？扮演嚴嵩的那個姓馬的自愧不如西邊那個姓李的，跑進戲房，脫下戲衣溜走了。

姓馬的是興化部的臺柱子，他溜走了，興化部就不再唱戲。於是華林部成了唯一有名的戲班子。

姓馬的哪裏去了？沒有一個人知道。三年之後，他忽然回來了，請求富商再宴一回賓客，再招興化、華林兩部同唱鳴鳳記。富商依從了他。

兩座戲臺上，嚴嵩又登場了。這回是姓李的自媿不如，唱到半中間再也唱不下去了，只得溜進戲房去。從此興化部恢復了往日的聲名，並且把華林部壓倒了。

有人問姓馬的道：「姓李的扮演嚴嵩，是最出色的了。現在你更比他好，拜了誰做師父呢？」

姓馬的道：「我聽說當今的相國顧秉謙是嚴嵩一流人物，就跑到京裏去，設法當他的聽差。三年裏頭，我每天聽他的說話，看他的舉動，纔學會了扮演嚴嵩的這一手。我沒有拜別的人，顧秉謙就是我的師父。」

二五 釣魚的朋友（一）

舞臺前面是河道，蘇復和馬理沙兩個人在那裏釣魚。後面是小山和樹林。

蘇 今天天氣真好啊！你看天上一片雲都沒有，青得那麼可愛。

馬 (抬頭) 今天是今年來第一個晴天呢。這一晌老是怪悶人的天氣，又

是普國打來了，巴黎被圍住了，日子好難過呀！

蘇 (湊近馬一點，輕聲) 巴黎城裏，食糧斷絕了。

馬 不是嗎？大家只好有什麼就喫什麼，有些人連什麼都沒得喫呢。我

今天纔喫得幾片餅乾。

蘇 生意是早就沒有了！

馬 當然了。這樣的日子，誰還來買我的鐘錶！所以我索性關起店來，到

街上散步解悶。

蘇 我也和你一樣，在店裏坐着悶得利害，出來走走，可巧遇見了你。

馬 我們這幾杯酒喝得很有意思，捲與我都被提起來了。你說：「我們再去釣魚，好嗎？」我就起勁地問你：「到哪裏去釣？」你說：「自然到老地方去釣啊。」我更快活了，急忙趕回去取釣魚傢伙。此刻居然又在老地方釣魚了！

蘇 我曾經想過巴黎被圍住了，魚是釣不成了，什麼時候再會有從前那樣的快樂呢？想不到此刻居然又在老地方釣魚了。（舉起釣竿，釣得一條銀鱗的魚）啊，我先釣着了，你看，很不小呢。（把魚放在身旁的網裏，重新放下釣竿）

馬 我也有希望了。（舉起釣竿，也釣得一條銀鱗的魚，放在同一的網裏之後，重新放下釣竿）今天我們有這樣的快樂，應該感謝杜中尉的恩惠。要不是他放我們出來，把口令告訴我們，此刻我們還不是在巴黎城裏悶得慌嗎？（忽然微露惱怒的神色，指着右方）那邊山上就有普魯士的軍隊駐紮着，等會兒我們

回去，如果被他們看見了，怎麼好呢？

蘇（笑，帶着醉意）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。

馬（彷彿什麼問題都解決了，放心地笑）不錯，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。

二六 釣魚的朋友（二）

兩個人都不開口，陸續釣得了好幾條魚。忽然噦噦聲響了。從此之後，每隔半分鐘就是一聲噦。

蘇（把兩肩一聳）他們又動手了！

馬（憤恨）人殺人竟到這般地步，難道他們是瘋子嗎！

蘇簡直禽獸都不如了！

馬這一陣開的噦，又不知掃蕩了多少的房屋，消滅了多少的生命，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，毀壞了多少人的幸福，碎裂了多少爺娘妻子的心肝！

一個普魯士兵官帶着四個兵士上場。

蘇和馬聽得腳步聲，回頭去看，早被四把鎗準對住了。

兩個人嚇得一跳，手裏一鬆，兩條釣竿都脫了手。一會兒，他們都被摳了起來。

兵官 今天你們兩位釣魚的運氣不壞吧？（一個兵士把兩個人釣得的一網魚放在

兵官的腳邊，兵官看了一眼，微笑）倒也不壞。可是我們要談談別的事情。你

們不要害怕，聽着我說。依我看來，你們是兩個奸細，派來打聽我們的行

動的。此刻被我們捉住了，不用說的，就得鎗斃。你們假裝着釣魚，想要

欺蒙我，好刁滑的傢伙！既然撞在我手裏，再休想活命！這是戰爭時候

的常事，免不了的。可是，你們派到這裏來，一定有個口令，方纔回得城去。

如果你們把口令告訴了我，我就放你們回去。（蘇和馬臉上都失了色，並排站着，

不做一聲）你們告訴了我，誰也不會知道的。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，誰疑

心你們洩漏了口令呢？要是不肯告訴我，我立刻把你們鎗斃！你們自

已打算吧。(指著河水)你們想想看,五分鐘以內,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

裏去了!五分鐘!我想你們總有幾個捨不得的親人吧?(見兩個人仍舊

不開口,便退後幾步,指揮四個兵士正對着他們站着)我限你們一分鐘,決不寬限!

(把馬拉到一旁,低聲)你告訴我那口令吧。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。你說

了,我假裝着怪你不肯說。(見馬不肯說,就把他送回原處,又把蘇拉到一旁,低聲)你

告訴我那口令吧。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。你說了,我假裝着怪你不肯

說。(見蘇也不肯說,又把他送回原處)舉鎗!

馬 (眼眶裏滿是眼淚,看着網裏的銀鱗的魚,又回頭看着蘇,勉強發聲)蘇復,再會了!

蘇 (淒涼地)馬理沙,再會了!

兩個人索索地抖着。

兵官 (高聲)放鎗!

四指鎗釋放。| 磁先向騰跌倒。| 馬斜倒下來，壓在磁油身上，磁驀有天。

兵官 現在該輪到這些魚了。（低頭看魚）一條條還活着呢，拿去煎來喫，味道一定不壞的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二七 優厚的情誼

校長先生：

這一回我們旅行貴地，承先生在貴校裏騰出房間，讓我們寄宿，又蒙指派四位同學，引導我們參觀各處。這樣優厚的情誼，我們永遠不敢忘記。這一個意思，我們向先生辭別的當兒已經說過了。可是回來以後，又覺得非寫這封信不可。恕我們老實說，我們對於先生的感激是寫不出來的。現在寫這封信，無非把說過了的意思再向先生表示一回罷了。望先生鑒諒這

一點幼稚的誠意！

我們在貴地采集植物標本，共得四十三種，每種都有雙份。回來後壓榨好了，黏在紙上，加注簡明的記載。現在我們檢取每種一份，另行封裹，掛號寄上，大概會和這封信同時送到。我們製作的標本並不怎麼好，可是送給貴校，正好作個紀念。請賞收了這些不成樣的東西吧。

我們此刻還想念着貴校的圖書室。搜羅的兒童文學書籍竟有那麼多。在寄宿的三天裏頭，我們每晚都去看兩點鐘的書解饑。因此，這次旅行不只領略了貴地的風俗景物，還帶回來了許多的文學趣味。這也是貴校的恩惠；我們的口頭感謝、文字感謝，又哪裏感謝得盡呢！

貴校同學又特地爲我們表演戲劇。我們得蒙這般好意相待，更是何等的榮幸！那扮演農人的幾位的歌聲，至今似乎還存留在我們耳朵邊。我

們也是唱慣了歌的，可是自問唱不了那麼好。

明年貴校先生同學預備旅行敝處，我們表示極端歡迎。定了日期請先賜給一個信息。試想彼此重又見面，哪一種快樂比得上呢？我們盼望這日期早一點到來！

祝先生和諸位同學健康！

西林小學五年級全體學生啓 六月二十五日

二八 夏天的雨後

逢到夏天，我們都歡迎下雨，因為下雨過後就有許多事情好玩。只等雨點一停，便跑到院子裏或者外面低窪處去。剛下的雨水並不涼，赤着腳踏在裏邊，皮膚上起一種快感。彼此高興地踏着水，把水濺起來，你濺了我一身，我濺了你一臉。偶然失腳滑跌，沾了滿身的泥，引得旁人一陣哄笑。然

而很少因此退縮的，哭的更沒有了，多數是越跌越起勁，甚至有意滑跌，博旁人一笑的。

拾蟬兒，捉青蛙也是雨後的有味事情。蟬兒經了雨，被沖到地上，伏在草叢中，不能飛動，很容易拾到。拾了幾隻回來，放在篋絲籠裏，隨時聽牠們叫。青蛙平時難得到岸上來，雨後大概因為快活的緣故，多數蹲在草叢中，閑閑地叫着。牠們非常機警，跳躍也極靈活，一聽見聲響，便急忙跳進水裏，須得輕輕地走近去，眼快手準，出其不意地把它抓住。有時腳踏不穩，被青苔滑倒，沾了一身泥水，待爬起來，青苔早就溜走了。

雨後釣魚，那是更好了。鏡子一樣平的河水，特別澄清碧綠，有時起一些細碎的波紋。楊柳的枝條倒掛下來，拂着河面，點點的水珠時時從樹上掉下來。鳥兒唱着輕快的歌。水草散出一種清爽的氣息。我們一面下釣，

一面玩賞這種畫境，快活得說不出來。我們對於釣魚其實並不在行。有時看見浮子動了，急忙舉起，卻一無所有。有時舉起太遲了，被魚兒白喫了餌去。有時魚兒確已上了鉤，卻因舉起不得法，重又落在河裏。然而有時也會釣得很大的魚，我們便唱着喊着跑回來。

此外還可以採菌。那就非久雨之後不可，因為菌類須經多日的陰雨纔會長出來。每逢久雨初停，村裏常見有許多人到野外去採菌。於是我們也戴着草帽，提着竹籃，高高興興地跑到田裏。不多一會工夫，就採滿了一籃。回家來炒着喫，或者做湯，下麪，味道都是很好的。所以每逢連朝下雨，我們就知道有一頓很好的午餐或者晚餐在郊裏等我們了。



少年國語讀本

(第二册)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初版
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再版

每册定價二角五分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洗人

著者

葉聖陶

有著作權不得翻印

K (P. 35)

李

4490 / 2



普及本
0.25